

## 《四库全书·九家集注杜诗》所用底本考

蔡 锦 芳

**内容摘要** 《四库全书·九家集注杜诗》所用底本，四库馆臣鉴定为宋槧善本。然近代有学者断定此本中杂有贋品，当刻于元明时，非宋刻。但底本与宋本关系究竟如何，尚不清楚。笔者用底本的嘉庆翻印本与宋本等作了校勘，对底本与宋本的异同、嘉庆本与宋本的异同、底本与嘉庆本的异同以及今所传宋本的缺憾等问题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 《九家集注杜诗》 底本 宋本 嘉庆本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当初编纂时，是不注明版本的，只注明采自何地、由何官进呈。故要弄清楚《四库全书》所收某一种书的版本，读者必须自行考索一番。有时，这样的考索是很艰苦的，甚至是徒劳的。幸运的是，《四库全书》馆臣抄《九家集注杜诗》所用的底本，我们是可以弄清楚的。而且，这个问题探讨起来还饶有兴味。

先看文渊阁本《九家集注杜诗》前面所附的乾隆所作的两首诗。第一首是《御制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

平生结习最于诗，老杜真堪作我师。书出曾侵实郭集，本仍宝庆及淳熙。九家正注宜存耳，（是编为宋郭知达集九家注，乃王文公、宋景文、豫章先生、王原叔、薛梦符、杜时可、鲍文虎、师民瞻、赵彦材，见于知达《序》。其言王文公即王安石，宋景文即宋祁，王原叔名洙，杜时可名田，师民瞻名尹，赵彦材名次公，薛梦符、鲍文虎，即其名，豫章先生盖黄庭坚也。版刻于广东，说见曾噩《序》，卷后署云宝庆乙酉广东漕司侵板。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此版，亦称为善本。）余氏支辞概去之。适以遗编搜四库，乃斯古刻见漕司。（此书旧藏书武殿，仅为库贮陈编，无有知其为宋槧者。兹以校勘《四库全书》，向武英殿移取书籍，始鉴及之，而前此竟未列入天禄琳琅，岂书策之遇合迟早，亦有数耶？）希珍际遇殊惊晚，尤物暗章固有时。重以琳琅续天禄，《天禄琳琅》惜早已成书，此本当为续入上等。）几闲万遍读何辞。

此诗作成以后，乾隆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作了一首《再题宋版九家注杜诗》：

兑氏之戈和氏弓，续增天禄吉光中。浣花眉列新全帙，金粟身存旧卷筒。（世以藏经纸之未作经册者为卷筒纸，最为难得。此书面页用之。）尤物宁论显与晦，逢时亦有塞兮通。武英弃置今方出，（是书度藏武英殿库架，不知几许年，兹以校勘《四库全书》，始物色及之，且辨其为宋槧善本，即此不可以悟人材之或有沉沦耶？）挈矩人才默惕衷。

可以想见，当初乾隆从四库馆臣手中接过此书捧读时是多么地激动，多么地惊喜，也可以想

见,当初四库馆臣从武英殿库架上发现此书并鉴定其为宋槧善本时是多么地意外,多么地兴奋。《四库全书总目·〈九家集注杜诗〉提要》云:“《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内府藏本,宋郭知达编。知达蜀人,前有《自序》,作于淳熙八年,又有曾噩重刻《序》,作于宝庆元年。噩,据《书录解题》作字子肃,闽清人。凌迪知《万姓统谱》作字噩甫,闽县人,庆元中,尉上高,后迁广东漕使。与陈振孙所记小异。振孙与噩同时,迪知所序,又与《序》中结衔合,未知孰是也。宋人喜言杜诗,而注杜诗者无善本。此书集王洙、宋祁、王安石、黄庭坚、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彦材之注,颇为简要。知达《序》称‘属二三士友,随是非而去取之。如假托名氏,撰造事实,皆删削不载’。陈振孙《书录解题》亦曰‘世有称《东坡事实》者(按当作《老杜事实》),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词气首末出一口,盖妄人讹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抄入集注中,殊败人意,此本独削去之’云云,与《序》相合,知其别载有法矣。振孙称噩刻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按‘宜老’谓宜于老眼,刻本或作‘可考’,非。)最为善本。此本即噩家所初印,字画端劲而清楷,宋板中之绝佳者,振孙所言,固不为虚云。”然而,四库馆臣错了,乾隆也错了。此书并不是真正的宋本。

因为,此书的卷二五、二六两卷搀进了别本。洪业认为是用了蔡梦弼本和高崇兰本,其《杜诗引得序》说:“初,友人或劝《杜诗引得》宜用钱氏本,业以疑钱氏本已久,卒不敢用;其用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本者,以王洙、王琪编订之本既不可得,则南宋人编订之本而尚存者,当以郭本为最早;且王洙编《杜诗》为十八卷,郭本加注为三十六卷,适得十八卷之一倍,疑其于诗篇之编次,当与二王本相差不远也。《天禄琳琅书目》既盛赞其本,《四库总目》又称道其书,而乾隆时聚珍印本、嘉庆时翻刻本皆今日所不易得,故并其注又翻印之,以为学者便也。……业于《杜诗》注本并未尝逐本从头至尾细读一遍,唯疾翻一过后,每本各选出数篇或数十篇,更以《引得》及《编次表》之便,就他本参校焉。自知所见仅得其略,不敢执为定论也。但参校诸本数日之后,即又发见有甚不满于《九家注》本者,则其本中之二十五、二十六两卷中之注,皆贗品也。夫郭知达刻本成于淳熙八年(1181),其中自不能有二十余年后蔡梦弼《草堂诗笺》之注;曾噩重刻本成于宝庆元年(1225),其本自不应载元初刘辰翁评杜之语;此殆曾板残缺,后人乃依目录就蔡本及高崇兰本,取诗并注,补刻之耳。清武英殿聚珍本前,既载高宗御题二诗,极事赞赏;四库馆臣又缀《提要》,称其书别裁有法,其本为宋板中之绝佳者;而聚珍本乃流传甚罕,《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内向不列其书,昔叶德辉曾举此点以为疑,今乃知其故矣。盖聚珍印后,又发现本中杂有贗刻,欲讳其先鉴别之有误,遂抑之,不欲其流传也。而今业乃依样葫芦,又翻印之,虽二卷中之诗,仍是杜诗,其如不出于郭本何?此总是遗憾,不敢不举以告读者也。”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自四库馆臣从武英殿库架上发现后,曾有武英殿聚珍版翻印本。叶德辉曾见过,其《郇园读书志》有云:“《九家集注杜工部诗》三十六卷(武英殿聚珍版本),自曾噩刻板后,元明以来无翻刻。世所传宋本,内府所藏外,黄丕烈《百宋一廛赋》载所藏本同,亦详《百宋一廛书录》,今归常熟铁琴铜剑楼,向以无人重刻为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内无此种,不知何故。意者,馆臣于汇印《丛书》时未曾编入耶?杜诗旧注善本无过此九家,后来盛称千家注杜诗,实则不满百家,其为夸大之辞,不及此之精审简要,断可知矣。”武英殿聚珍版翻印本留传极少。嘉庆时又有翻刻本,洪业的《杜诗引得》就是用此本来排印的,洪业说是“依样葫芦”,相信是没作什么改动的。正因为此,今天虽然我们看不到当初四库馆臣抄写时所用的原始底本,但它的嘉庆翻刻本还是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就以《杜诗引

得》所用的嘉庆翻刻本来代作馆臣抄写时的底本,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底本与代底本之间的区别。洪业说此本卷二五、卷二六是用蔡本和高本补刻的,但他并没有去认真地对校过。今人周采泉先生则将各本逐一核对,结果发现“其所补刻的诗与注,确为高崇兰本。所不同者与高本编次略异,此盖由于就目补刻之故,非有意更张也”(《杜集书录》内编卷二介绍郭知达《新刊校正集注杜诗》时所加的“编者按”)。用高本补者虽仅两卷,但因武英殿藏本是刻本,故补刻补印当在元明时,绝不会是宋刻了。其实,今天宋刻仍可见到,叶德辉以无人重刻为恨的常熟铁琴铜剑楼所藏的宋本,1981年已由中华书局据30年代张元济先生借瞿氏藏本制成的铅片版影印出来了,书名是《新刊校订集注杜诗》,全十六册。原本缺卷十九、卷二五、卷二六、卷三五和卷三六,已抄补全(据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另外,本中尚有不少缺页,中华书局影印时,已据清刻本抄补。

我们将洪业《杜诗引得》所用嘉庆时翻印的《九家集注杜诗》与此宋本做了比较。结果发现,除了书名不同外,文字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现列举如下。嘉庆本(代底本)卷一《奉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纨袴不饿死,窃效贡公喜”,宋本作“纨”、“劬”,二王本作“纨”;《送高三十五书记》“各在天一涯”,宋本作“一天”,二王本作“天一”;《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本北海太守李邕作》“含宏知四六”,宋本作“弘”;《元都坛歌寄元逸人》“屋前太古元”,宋本作“玄”、“玄”;《醉时歌》“孔某盗贼俱尘埃”,宋本作“丘”;《醉歌行》“汝更少年能缀文”,宋本作“小”。卷二《丽人行》“鸾刀缕切空纷纶”,宋本作“銮”;《夏日李公见访》“预恐樽中尽”,宋本作“樽”;《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宋本作“许十”;《哀江头》“欲往城南忘城北”,宋本作“忘南北”。卷三《得舍弟消息》“骨肉恩义重”,宋本作“书”;《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行已能夕惕”,宋本作“已”。卷四《洗兵马》“已喜皇威清海岱”,宋本作“已”,二王本作“已”;《立秋后题》“元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宋本作“玄”、“已”。卷五《遣兴三首》其三“时来展才力”,宋本作“材”。卷六《木皮岭》“目击元圃存”,宋本作“玄”。卷七《赠蜀僧闾邱师兄》“世传闾邱笔”,宋本作“丘”、“丘”。卷八《病橘》“元冬霜雪积”,宋本作“玄”;《枯楠》“巨围雷霆折”,宋本作“折”;《忆昔二首》“齐纨鲁缟车班班”,宋本作“纨”,二王本作“纨”;《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霸画马图》“轻纨细绮相追飞”,宋本作“纨”,二王本作“纨”;《丹青引》“英雄割据虽已矣”,宋本作“已”。卷九《光禄坂行》“道路即今多壅隔”,宋本作“拥”。卷十《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未知栖集期”,宋本作“未”,二王本“未”。卷十一《客堂》“旧疾甘载来”,宋本作“甘”;《槐叶冷淘》“碧鲜俱照筋”,宋本作“筋”,二王本“筋”;《壮游》“阖庐邱墓荒,冬猎青邱旁”,宋本作“丘”、“邱”(抄补错,当为丘)。卷十二《阻雨不得归灊西甘林》“坏舟百板圻”,宋本作“拆”。卷十三《种葛芭》并序“芭而芭不甲折”,宋本作“拆”;《后苦寒二道》其一“元猿口噤不能啸”,宋本作“玄”。卷十四《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范奕顾其儿”,宋本作“晔”。卷十六《上水遣怀》“熊挂元蛇吼”,宋本作“玄”。卷十七《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泓下亦龙吟”,宋本作“泓”。卷二十《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负幽栖志”,宋本作“未”。卷二十一《岁暮》“寂莫壮心惊”,宋本作“寞”。卷二十二《高适见赠附载》,宋本作“《赠杜二拾遗蜀州刺史高适》”。卷二十三《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宋本作“《奉送严公十韵入朝》”。卷二十四《送李卿煜》,宋本作“晔”;《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初闻涕泣满衣裳”,宋本作“泪”。卷二十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八“削成如按抱青邱”,宋本作“丘”。卷二十九《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其一“疏松夹水奏笙簧”,宋本作“簧”,二王本作“簧”;《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朝海蹴吴天,头陀琰

琬琰”，宋本作“潮”、“琬琰”，二王本作“朝”；《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战胜洗侵陵”，宋本作“凌”；《雨》“蛟馆如鸣杼”，宋本作“蛟”；《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其一“仿佛识昭邱”，宋本作“丘”；《夔府书怀四十韵》“不必陪元圃”，宋本作“玄”。卷三十《树间》“岑寂双甘树”，宋本作“柑”，二王本作“甘”；《秋兴八首》其三“百日一作百日江流坐翠微”，宋本作“日日一作百日”；《课小竖锄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其一“漂云高不去”，宋本作“洩”；《解闷十二首》其三“每见秋瓜忆旧邱”，宋本作“丘”；《解闷十二首》其八“蓝田邱壑漫寒藤”，宋本作“丘”；《九人请人集于林》，宋本作“诸”。卷三十二《小园》“本是楚人家”，宋本作“自”；《夔州歌十绝句》其三“比讶渔阳皆怨恨”，宋本作“结”。卷三十三《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邱壑曾忘返”，宋本作“邱”（抄补错，当为丘）。卷三十四《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星霜元鸟变”，宋本作“玄”；《哭李尚书之芳》“复魄昭邱远”，宋本作“丘”；《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叙怀裴然之作三十韵》“天地一邱墟”，宋本作“丘”。卷三十五《千秋节有感二首》其一“湘川新涕泪”，宋本作“亲新涕泪”（抄补时添一字）；《千秋节有感二首》其二“金羈白雪毛”，宋本作“白云雪毛”（抄补时添一字）。卷三十六《闻惠子过东溪新添》“岩一作崖蜜松花熟”，宋本作“岩一作巖”（抄补时抄错）。

以上合计 65 处。所以会出现这些文字上的不同，原因大概有如下六个方面。一是由于宋本残缺，后人在补抄时，因粗疏而抄错了，如卷三十五、三十六宋本上的明显错误。二是由于元明时人将宋本改名为《九家集注杜诗》重刻时，可能用二王本或别本作了校勘，如卷一的“紈”、“天一”，卷四的“已”，卷八的“紈”，卷十的“未”，卷十一的“筋”，卷二十九的“簧”、“朝”，卷三十的“甘”等，虽和宋本不一样，但与二王本一致。三是后人重刻时也可能据注文和作者用字习惯作了校勘，如卷二的“鸾”改为“鸾”、“樽”改为“樽”。宋本卷二《丽人行》“犀筋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纭”下，有注云：“晋何曾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筋处。《诗·信南山》：执其鸾刀，以启其毛。注：鸾刀，刀有鸾者，言割中节也。潘安仁《西征赋》：饫人缕切，鸾刀若飞；应刃落俎，嶷嶷霏霏。”显然改“鸾”字是据注文而改。而卷二《夏日李公见访》“预恐樽中尽，更起为君谋”句中的“樽”字，根据杜甫的用字习惯应该是“樽”字，因为在宋本中，“已畏空樽愁”（卷四《晦日寻崔戡李封》）、“樽前还有锦缠头”（卷九《春日戏题恼郝使君兄》）、“把臂开樽饮我酒”（卷十《相从行》）、“何时一樽酒”（卷十八《春日忆李白》）等许多用到“樽”字的句中，“樽”字都是“木”旁。只有这一处用了“樽”字。故补刻者将之改成了“樽”。四是后人重刻时，根据习惯等改了个别字。如卷三的“恩书”改“恩义”、卷二十四的“涕泪”改“涕泣”、卷二十九的“蛟馆”改“蛟馆”等。五是由于笔误。如卷三十的“日日一作百日”改成了“百日一作百日”、“诸人”改成了“请人”、卷二十一的“寂寞”改成了“寂莫”等。六是由于避讳不同。如“玄”字，宋本避讳，是缺笔，而嘉庆本则改写成“元”字。另有一些避清人讳的字，则可能是武英殿翻印时才挖改的，如“丘”改成“邱”、“晔”改成“奕”或“煜”、“泓”改为“泓”、“弘”改为“宏”等。相反，一些宋本中的避讳字，清刻本中却不再避讳，如朗、徵、贞、构、敦等。现列如下：

嘉庆本(代底本)

宋本

朗

卷十四《八哀诗·故著作朗贬台州司户荜阳郑公虔》“叶坠清渭朗”

“朗”缺笔

《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朗咏六公篇”

同上

- 卷三十《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 同上  
 卷三十三《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朗泳划昭苏” 朗(抄补,未缺笔)  
 卷三十四《舟中对驿近寺》“月朗自明船” “朗”缺笔  
 卷三十六《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朗鉴在愚直” 朗(抄补,未缺笔)

## 徵

- 卷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主上顷见徵” “徵”缺笔  
 卷二《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蛟人献徵一作徵绶” 徵  
 卷四《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补阙暮徵入” 徵  
 《洗兵马》“徵起适与风云会” “徵”缺笔  
 卷八《棕拂子》“义在谁肯徵” 同上  
 卷十三《最能行》“顷来目击信有徵” 同上  
 《听杨氏歌》“金管迷官徵” 同上  
 卷十五《客从》“哀今徵敛无” 徵  
 卷十六《入衡州》“明徵天莽茫” “徵”缺笔  
 卷二十三《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非关使者徵求急” 同上  
 卷十八《又呈吴郎》“已诉徵求贫到骨” 同上  
 卷十九《寄常徵君》“徵君晚节傍风尘” 同上  
 《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聊从月继徵” 同上  
 卷三十《提封》“时徵俊义入” 同上  
 卷三十一《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宠渥徵黄渐” 同上  
 卷三十二《覃山人隐居》“徵君已去独松菊” 同上  
 卷三十三《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阙下》“北辰徵事业” 徵(抄补,未缺笔)  
 卷三十四《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愁徵处处杯” “徵”缺笔

## 贞

- 卷三《夏日叹》“眇然贞观初” “贞”缺笔  
 卷八《寄题江外草堂》“幽贞愧双全” 同上  
 卷十三《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慰此贞良臣” 同上  
 卷十四《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忠贞负怨恨” 同上  
 《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贾谊徒忠贞” 同上  
 《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正使贞劝勉” 同上  
 《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璿》“好学尚贞烈” 同上  
 卷十五《奉赠李八丈判官曠》“官曹贞独守” 同上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磊落贞观事” 同上

《送重表姪王殊评事使南海》“及乎贞观初”	同上
《咏怀二首》其一“未及贞观时”	同上
卷十七《重经昭陵》“翼亮贞文德”	同上
卷二十九《夔府书怀四十韵》“贞观是元龟”	正
构	
卷一《同前》“新亭结构罢”	“构”缺笔
卷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构夏岂云缺”	同上
卷三《彭衙行》“胡羯仍构患”	同上
《玉华宫》“遗构绝壁下”	同上
卷六《飞仙阁》“梯石结构牢”	构
卷十六《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讲堂非曩构”	“构”缺笔
卷十九《大云寺赞公房二首》其一“黄莺度结构”	构(抄补,未缺笔)
卷二十四《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结构坐来重”	“构”缺笔
卷二十六《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 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伐木为桥结构同”	构(抄补,未缺笔)
卷二十八《陪诸公上白帝城头宴越公堂之作》“落构垂云雨”	“构”缺笔
卷三十《偶题》“堂构惜仍亏”	同上

## 敦

卷一《示从孙济》“同姓古所敦”	“敦”缺笔
卷二《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孝理敦国政”	同上
卷七《赠蜀僧闾邱师兄》“始与道旅敦”	同上
卷十四《别李义》“肃穆古制敦”	同上
《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思礼》“塞望势敦迫”	敦

关于前五点出现的不同,嘉庆印本和《四库》底本都有可能是一致的。因为既然馆臣断定《四库》底本是宋版善本,那么以后的翻印本就不会有什么变化。唯有第六点,两本有一些区别。一是嘉庆本中避清人讳的字,《四库》底本中是没有避的,因为前面我们说过,《四库》所用的底本大概刻于元明时。二是宋本中避宋人讳的字,嘉庆本已不再避,而《四库》底本则极可能是避了的。因为既然《四库》馆臣鉴定它为“宋本之绝佳者”,那么就不可能连不避宋人讳这一点都看得出来。相反,我觉得馆臣得此结论的主要依据应该是避宋人讳。馆臣没能鉴别准确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一是他们以前没见过真正的宋本,因而不知道真宋本的书名是《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二是武英殿藏本所用它本补刻的卷数出现在中间的卷二五和卷二六,如果不细心的话,是不易发现的。不过,也许正如洪业所推测的那样,《四库》馆臣后来还是发现了其中的伪卷,但由于先前已禀明了圣上,而且圣上那么高兴致地为之题了两首诗美其事,故不敢声张,只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目录》中削其名而已,其它各阁本前的御制诗及提要则一仍其旧。

还需要指出的是,今天中华书局影印的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和原来意义上的宋本已经有了一些差别。由于不少地方是抄补,有的是铁琴铜剑楼抄补的,如卷十九、卷二五、卷二六、卷

三五和卷三六(据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卷十九解题);有的是中华书局影印时据清抄本抄补的。故抄补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与宋本的通例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已”、“己”、“巳”三字,在宋本中皆作“巳”字,然在抄补的卷二六中有一处写成了“已”字。又比如“丘”字,宋本是不避讳的,都写作“丘”,然在卷三三和卷十一的抄补页中却有两处照清刻本写成了“邱”。最严重的是宋本中的避讳字,在抄补的页卷中都没有照顾到,共有十处之多。此外,还有三处明显的错误,显然是抄补时抄错的。它们出现在卷三五和卷三六。为清楚起见,今将16处全部列之如下:

1. 卷二六《寄杜位》“悲君已是十年流” (按宋本通例,当为“巳”)
2. 卷十一《壮游》“冬猎青邱帝” (当为“丘”)
3. 卷三三《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邱壑曾忘返” (当为“丘”)
4. 卷三三同上“朗咏划昭苏” (“朗”应缺笔)
5. 卷三六《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朗鉴在愚直” (同上)
6. 卷二《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蛟人献微一作微绌” (“微”应缺笔)
7. 卷四《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补阙暮徵入” (同上)
8. 卷十五《客从》“哀今徵敛无” (同上)
9. 卷三三《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思命追赴阙下》“北展徵事业” (同上)
10. 卷六《飞仙阁》“梯石结构牢” (“构”应缺笔)
11. 卷十九《大云寺赞公房二首》其一“黄莺度结构” (同上)
12. 卷二六《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伐木为桥结构同” (同上)
13. 卷十四《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思礼》“塞望势敦迫” (“敦”应缺笔)
14. 卷三五《千秋节有感二首》其一“湘川亲新涕泪” (多一“亲”字)
15. 同上其二“金羈白云雪毛” (多一“云”字)
16. 卷三六《闻惠子过东溪新添》“岩一作巖蜜松花熟” (当为“崖”)

另外,今天的宋本中还有一些缺页、错页现象。

总之,《四库》底本与宋本的不同在于:一是书名不同;二是《四库》底本的卷二五、卷二六是用高崇兰本补的;三是《四库》底本在元明时刻印时,文字上作了六十多处的校勘改动。而嘉庆本与宋本的不同在于:除了上面沿袭的三点外,在避讳上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宋本中避宋讳的字,嘉庆本中都不再避了;另一方面嘉庆本中增添了一些清人的避讳字。这些问题清楚以后,嘉庆本和《四库》底本的不同也就显而易见了,同样是避讳上的不同。分析到这里,我们对《四库全书》中《九家集注杜诗》所用的底本情况就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本来,《四库全书》中《九家集注杜诗》应该比嘉庆本好,但由于抄写的疏忽,不管是文渊阁本还是文澜阁本,都有许多的错误,因此,今天的学者如果要征引《九家集注杜诗》的材料,最好将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和嘉庆本或《杜诗引得》本对校以后再使用。